

## 攀旅—深層的幸福與意義

文 | 徐洵蔚（藝術家，朝陽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退休教授）

薛西弗斯(Sisyphus)面臨著永不止息的選擇，而他選擇了永不止息的推動，這就是人類的命運，不斷地以行動來完成他自己。— 卡謬(Albert Camus)

對我而言夢有睡時的也有醒時的，而後者有時更特殊、動人。「夢是唯一的真實」，費里尼(Federico Fellini)曾這麼說，對嗜夢的我來說這段真實是混合著記憶的美好。這要回溯到十四年前在朝陽科大二年級的立體造型課上，看到松志第一個立體複媒作品，具巧思的結構令人驚艷，即鼓勵他創作參加朱銘美術館比賽，萌芽的動能與才情，作品一舉獲獎典藏，自此他踏入藝術創作的奇域妙境，也延續了多年創作分享切磋的可貴師生情誼，同時亦開啟他了充滿挑戰的藝術之旅。而後松志經歷台南藝術大學研究所學院的衝擊、洗禮到進入真實世界的磨鍊考驗，創作曾讓他承受現實沈重的壓力，但也因而獲得數項國內重要的獎項，國外藝術村的駐村經驗更拓展他的視野，雖在不斷的試煉中掙扎但他仍努力與堅持下來，憶及自己早年在紐約的奮鬥，亦因為惜才也就繼續鼓勵與支持，成長的礪鍊傷痕是生命中寶貴的隱形徽章，這彼此共同的藝術體驗是承傳的考驗與喜悅，欣慰一路走來始終真誠以待。

藝術家達米恩·赫斯特(Damien Hirst)說：「藝術是有關於生命而無關於其他…除此外無它。」("Art's about life and it can't really be about anything else...there isn't anything else.") 而生命的意義隨著時空的轉換變得更複雜抽象，作品是創作者對生命行進內省的紀錄，在可見及不可見的視界與想像中反思。松志身處在科技掛帥的時代，卻心儀於粗劣卑微素材中搜尋再現人文關懷，於無生命的物體中他試圖注入自我生命的脈搏，在靜謐又變奏的情境場域裡，各種語彙的力量交織又拆解，自傳性的文本闡述時間在物質生命外重生的脈絡，亦微妙地散發一息特有的「人性溫度」。以他對材質的敏銳度，巧妙地將日常卑微或破損的素材轉化，運用細膩繁複的表現手法，建構出殘美詩意的裝置空間，藉此獨特個人風格景觀，鋪陳傾吐著內在的省思探覺，透過藝術/生活劇場呈現人與生命情境的對話。

藝術家的宿命是自我完成之生命經驗的不斷探索實踐及自省創作，是一種唯親身經歷才能體悟磨難後的深層幸福與意義。十多年來亦師亦友的難得藝緣，欣見松志藝術創作豐碩有成，在時間的洪流裡，十年，不算長也不短，此創作成果的集冊展現是藝術家的心血結晶。所有優秀的藝術創作者，都如薛西弗斯推著巨石，努力攀向山頂，在登頂的剎那，沉鬱的巨石變成璀璨的寶石，散發出耀眼的光芒，穿達至其精神的永恆。